

<<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春>>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2354

10位ISBN编号：7020072356

出版时间：1962-8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巴金

页数：3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我居然在“孤岛”上强为欢笑地度过了这些苦闷的日子。
我想不到我还有勇气压下一切阴郁的思想续写我这部小说。
我好几次烦躁地丢开笔，想马上到别处去。
我好几次坐在书桌前面，脑子里却是空无一物，我坐了一点钟还写不出一个字。
但是我还不曾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
我说我要写完我的小说。
我终于把它写完了。

“我的血已经冷了吗？”
“我有时这样地问自己，这样地责备自己，因为我为了这部小说耽误了一些事情。
然而我还有眼泪，还有愤怒，还有希望，还有信仰。
我还能够看，我还能够听，我还能够说话，我还能够跟这里的三百万人同样地感受一切。
我在阴郁沉闷的空气中做过不少的噩梦。

这小说里也有那些噩梦的影子。
我说过我在写历史。
时代的确前进了。

但年轻儿女的挣扎还是存在的。
我为那些男女青年写下这部小说。

我写完《春》，最后一次放下我的自来水笔，稍微感到疲倦地掉头回顾，春风从窗外进来，轻轻拂拭我的脸颊。

倦意立刻消失了。
我知道春天已经来了。

我又记起淑英的话：春天是我们的。

这本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大概不在上海了。

我一定是怀着离愁而去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有成千成万的男女青年。

他们并不认识我，恐怕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但是我关心他们。

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

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我却愿意将这本书作为小小的礼物献给他们。

这是临别的纪念品。

我没有权利请求他们将全书仔细翻阅。

我只希望他们看到“尾声”里面的一句话：“春天是我们的。

” 不错，春天的确是他们的！

内容概要

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受中外文学交互影响而产生的。

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小说这个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华夏大地上从“稗官野史”升级到与诗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变为作家和读者表现人生、看取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与形式上也经历了由文言章回体到现代形态的蜕变。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在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兴盛的基础上，长篇小说也孕育萌芽，三十年代达到创作的高峰，出现了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劫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骆驼祥子》、《子夜》、《金粉世家》、《死水微澜》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为了系统展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我们新编了这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选收1919至1949年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优秀长篇，为读者相对完整地阅读并珍藏这一时段的长篇小说提供一套优质的读本。

作者简介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笔名巴金。

祖籍浙江嘉兴。

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

“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恩波，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

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

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父亲曾在四川广元县做县令，为官清正，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隐。

1914年母亲去世。

1917年父亲也去世。

自幼在家延师读书。

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旧历年底，祖父去世，巴金庆幸“家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

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

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

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

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

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巴金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的译著也很多。

解放后，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

<<春>>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

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春>>

书籍目录

序春

章节摘录

“二小姐，我们太太请你去打牌，”倩儿走进房来笑嘻嘻地说。

高淑英正坐在窗前一把乌木靠背椅上，手里拿了一本书聚精会神地读着，吃惊地抬起头来，茫然地看了倩儿一眼，微微一笑，似乎没有听懂倩儿的话。

“二小姐，我们太太请你就过去打牌！”

王家舅太太来了，”倩儿看见淑英专心看书的样子，忍不住噗嗤笑了一声，便提高声音再说一遍。她走到淑英面前，站在书桌旁边，等候淑英回答。

淑英把两道细眉微微一皱，推辞说：“怎么喊我去打？”

为什么不请三太太打？”

”三太太张氏是淑英的母亲。

“我去请过了，三太太喊你去替她打，”倩儿答道。

淑英听了这句话，现出为难的样子。

她放下书，站起来，伸一个懒腰，刚打算走了，马上又坐下去，皱起眉头说：“我不想去，你就说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们太太请你一定去，”倩儿知道她的心思，却故意跟她开玩笑，不肯走，反而追逼似地说了上面的话，一面带笑地看她。

淑英也微笑了，便带了一点央求的口气连忙说：“倩儿，你去罢。

大少爷就要回来了，你去请他。

我实在不想打牌。

”倩儿会意地笑了笑，顺从地答应一声，就往外边走。

她还没有走出门，又转过身看淑英，说道：“二小姐，你这样子用功，将来一定考个女状元。

”“死丫头，”淑英带笑地骂了一句。

她看见倩儿的背影出了房门，宽慰地嘘了一口气。

她不用思想茫然地过了片刻，然后猛省地拿起书，想接着先前中断的地方读下去。

但是她觉得思想不能够集中在书上面了。

印在三十二开本书上的四号字，在她的眼前变得模糊起来，而且不时地往隔行跳动。

值得人憧憬的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欧洲生活渐渐地黯淡了。

代替那个在她的脑子里浮现的，是她过去的日子和她现在的环境。

她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人。

她能够记起许多的事情，尤其是近一年来的。

的确，近一年来这个公馆里面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每一个变化都在她的心上刻划了一条不可磨灭的痕迹，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她知道一些从前完全不曾想到的事情。

这些变化中最大的就是祖父的死，嫂嫂的死，和堂哥哥觉慧的出走，尤其是后一件事情给了她相当大的刺激。

她从另一个堂哥哥那里知道那个堂哥哥出走的原因。

她以前从不曾想到一个年轻人会把家庭当作可怕的地方逃出去。

但是现在仿佛那个堂哥哥从家里带走了什么东西似的，家里的一切都跟从前不同了。

她自己似乎也有了改变。

一年前别人还批评她心直口快，爱说爱笑，如今她却能够拿一本书静静地独自在房里坐上几个钟头，而且有时候她还一个人在花园里带着沉思的样子闲步，或者就在圆拱桥上倚着栏杆看下面的湖水。

在这种时候她的心情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好像有一个渴望在搔她的心，同时又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她的心里飞走了，跟着过去的日子远远地飞走了，她的心上便有了一个缺口，从那里时时发生隐痛，有时甚至是无缘无故的。

固然这心上的微痛有时是突然袭来的，但是过一下她也就明白那个原因了。

她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过后她又胆怯地把它抛开，虽然那件事情跟她有极大的关系，而且使她很担心，她却不敢多想它；同时她自己又知道即使多想也不会有好处。

<<春>>

这是关于她的婚事的。

她只知道一点，另外又猜到一点。

她的祖父在日把她许了给陈克家的第二个儿子。

庚帖已经交换过了。

这门亲事是祖父起意而由她的父亲克明亲手办理的。

下定的日期本来已经择好了，但是因为祖父突然病故就耽搁下来。

最近她又听到要在年内下定的话。

关于陈家的事情她知道得很少。

但是她听说陈家的名誉很坏，又听说陈家二少爷不学好，爱赌钱，捧戏子。

这是丫头翠环在外面听来的，因为她父亲克明的律师事务所同陈克家的律师事务所设在一个公馆里面，她父亲的仆人和轿夫知道一些陈家的事情。

她的堂哥哥觉民同堂妹淑华也常常在谈话里批评陈家，有意无意地引起她对那件亲事的不满。

其实她自己也不愿意在这样轻的年纪嫁出去做人家的媳妇，更不愿意嫁到那样的人家去。

然而她觉得除了听从父亲的命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她自己对那件事情又不能过问。

她没有勇气，又不好意思。

她只是无可奈何地捱着日子。

这就是使她变得沉静的主要原因。

忧郁趁势在她的心里生长起来。

虽然在十七岁的年纪，她就已经感到前途的黯淡了。

这一切都是她的父母所不知道的。

在这些时候给她以莫大安慰的除了同隔房兄弟姊妹的聚谈外，就只有一些西洋小说的译本和几份新出的杂志，它们都是从她最大的堂哥哥觉新那里借来的。

杂志上面的文章她还不能够完全了解，但是打动她的心唤起她的热情的处所却也很多；至于西洋小说，那更有一种迷人的魅力。

在那些书里面她看见另外一种新奇的生活，那里也有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子，但她们的行为是多么勇敢，多么自然，而且最使人羡慕的是她们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她们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爱，跟她完全两样。

所以她非常爱读那些小说，常常捧着一卷书读到深夜，把整个自己都溶化在书中。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干涉她，不过偶尔有人用了“书呆子”、“女状元”一类的字眼嘲笑她。

这不一定含得有恶意。

她虽然不高兴那一类字眼，但是也不觉得受到了伤害。

然而近来情形有些不同了。

一些新的事情开始来纠缠她，常常使她花费一些时间去应付，譬如陪家里的长辈打牌就是一件。

她对那种事情并不感到兴趣，但是婶娘们差了人来请她去，她的母亲也叫她去，她怎么能够拒绝呢？

她平日被人强迫着做的事情并不单是这一样，还有别的。

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的，而且以后的生活又是多么令人悬心。

她想了一会儿，依旧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她觉得眼前只是一片阴暗的颜色，没有一点点希望。

她心里有些烦躁了。

她就放下书，没精打采地走出房去。

天气很好。

蔚蓝色的浩大天空中只有淡淡的几片白云。

阳光留恋地挂在墙头和檐上。

天井里立着两株高大的桂树，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花坛，上面三株牡丹正在含苞待放。

右边一棵珠兰树下有两个孩子俯在鱼缸上面弄金鱼，一个女孩在旁边看。

她的同胞兄弟觉英是十五岁的少年了，相貌也生得端正，可是不爱读书，一天就忙着同堂弟弟觉群、觉世一起养鸽子，弄金鱼，捉蟋蟀。

<<春>>

另一个孩子就是四房里的觉群，今年有十岁了。

她看见他们，不觉把眉尖微微一蹙，也不说什么话。

觉群无意间抬起头，一眼看见了她，连忙往石阶上面跑，上了石阶便站在那里望着她笑。

觉英立刻惊讶地站直了身子。

他掉过头来，看见是他的姐姐，便安静地笑着叫一声“二姐”。

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捞鱼虫的小网。

“四弟，你少胡闹点，爹回来看见你不读书又要骂你的！”

她温和地警告觉英说。

“不会的，”觉英很有把握地回答了一句，依旧转过头俯着身子弄金鱼。

女孩是四房的淑芬，今年也有九岁了。

她转过身笑着招呼她的堂姐：“二姐，你来看，金鱼真好看！”

淑英含糊地答应一声，微微摇一下头，就从旁边一道角门走出去。

这时觉群的同胞兄弟觉世，一个塌鼻头的八岁孩子，带跳带跑地从外面进来，几乎撞在她的身上。

她惊恐地把身子一侧。

觉世带笑地唤了一声“二姐”，不等她说什么，就跑下天井里去了。

淑英厌烦地皱了皱眉头，也就默默地走出了角门。

那边也有一个小天井，中间搭了一个紫藤花架，隔着天井便是厨房，两三个女佣正从那里出来。

她顺着木壁走到她的堂妹淑华的窗下。

她听见有人在房里说话，声音不高。

这好像是她的琴表姐的声音。

她刚刚迟疑地停了一下脚步，就听见淑华在房里唤道：“二姐，你快来。

琴姐刚刚来了。

淑英惊喜地把头一仰，正看见琴的修眉大眼的鹅蛋脸贴在纸窗中间那块玻璃上，琴在对她微笑。

她不觉快乐地唤了一声：“琴姐！”

接着抱怨似地说了一句：“你好几天不到我们这儿来了。”

“三表妹刚才向我抱怨过了。”

你又来说！

琴笑着回答道。

“你不晓得，我天天都在想你们。”

妈这两天身体不大好。

我又忙着预备学堂里的功课。

现在好容易抽空赶到你们这儿来。

你们还忍心抱怨我！

淑英正要答话，淑华却把脸贴在另一面玻璃上打岔地说：“快进来罢，你们两个隔着窗子讲话有什么意思？”

“你不进来也好，我们还是到花园里去走走，”琴接口道，“你就在花园门口等我们。”

“好，”淑英应了一声，微微点一下头，然后急急往外面走了。

她走到通右边的那条过道的门口，停了一会儿，便看见琴和淑华两人转进过道往这面走来。

她迎上前去招呼了琴，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同她们一道折回来，转了弯走进了花园。

她们进了月洞门，转过那座大的假山，穿过一个山洞，到了梅林。

这里种的全是红梅，枝上只有明绿色的叶子。

她们沿着一条小路走出梅林，到了湖滨。

她们走上曲折的石桥。

这时太阳快落下去了。

天空变成一片明亮的淡青色，上面还涂抹了几片红霞。

这些映在缎子似的湖水里，在桥和亭子的倒影上添加了光彩的装饰。

<<春>>

她们在栏杆前面站住了，默默地看着两边的景色。在这短时间里外面世界的一切烦恼似乎都去远了。她们的心在这一刻是自由的。

“琴姐，你今晚上不回去罢？”

“淑英忽然掉过头问琴。”

“我想还是回去的好，”琴沉吟一下回答道。

“明天是星期，你又不上课，何必回去。”

我看二姐有话要跟你谈，”淑华接口说。

“你好几天不来了，来了只坐一会儿就要回去，你好狠心，”淑英责备琴说。

琴温和地笑了，把左手搭在淑英的肩头柔声说道：“你又在抱怨我了。”

看你说得怪可怜的。

好，我就依你的话不回去。

……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 “依她的话？”

”淑华在旁边不服气地插嘴道。

然后她又高兴地拉了淑英的膀子笑着说：“二姐，你不要相信她的话。”

她乐得卖一个假人情，其实她是为了二哥的缘故……” “呸，”琴不等淑华说完就红着脸啐了一口，接着带笑地骂道：“你真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

这跟二表哥又有什么关系？

我要撕你的嘴，看你以后还嚼不嚼舌头！”

”说着就动手去拧淑华的嘴。

淑华马上把身子一闪。

琴几乎扑了一个空，还要跑去抓淑华的辫子，却被淑英拉住了。

淑英一把抱住琴，笑得没有气力，差不多把整个身子都压到琴的身上去了。

“饶了她这回罢，你看你差一点儿就碰在栏杆上面了。”

”琴忍住笑，还要挣脱身子去追淑华，但是听见淑英的话，却噗嗤地笑起来，连忙从怀里摸出一方手帕去揩嘴。

淑华在旁边弯腰拍掌地笑着，笑够了便走到琴的面前，故意做出哀求的声音乞怜道：“好姐姐，亲姐姐，饶了妹子这回罢。”

我下回再也不敢多嘴了。”

”她一面说话，一面捏着自己的辫子偷看琴，脸上的表情是叫人一见就要发笑的。

琴把手帕放回衣袋里，举起手轻轻地在淑华的头上敲了两下，然后挽住她的膀子说：“哪个跟你一般见识！”

……话倒说得比糖还甜。

哪个还忍心责罚你？”

……” “琴姐！”

琴姐！”

……”有人从梅林那面走过来，发出了这样的叫声，打断了琴的话，使她们三个都吃惊地止住笑往那面看。

原来五房的四妹淑贞移动着她那双穿青缎子绣花鞋的小脚吃力地走过来。

在她旁边是淑华房里的婢女绮霞，手里提了一个篮子，里面盛着茶壶、茶杯和瓜子、花生一类的东西。

她们看见那个十四岁的女孩走路的样子，心里有些难受，都带着怜惜的眼光看她。

琴走过去迎接淑贞。

淑贞的瘦小的脸上虽然擦了粉，但是也掩不住憔悴的颜色。

她的略朝上翘的上嘴唇好像时时都在向人诉苦一样。

她走到琴的身边就挽着琴的膀子偎着琴不肯离开。

<<春>>

她们一起走进了湖中间的亭子。

几个人动手把窗户全打开，原先很阴暗的屋子就突然亮起来，一片明亮的湖水在窗下闪光，可是天色已经逼近黄昏了。

绮霞把篮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放在大理石方桌面上。

是一碟松子，一碟瓜子，一碟花生米，一碟米花糖。

她又斟了四杯茶，然后抬起头对淑华说：“三小姐，茶倒好了。”

“好，你回去罢，省得太太喊你找不到，”淑华不在意地吩咐道。

“嗯，”绮霞应了一声，留恋地在亭子里站了片刻，才往外面走去。

她已经走出去了，淑华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把她唤回来，对她说：“绮霞，等一会儿二少爷回来，你要他到花园里头来。”

你告诉他琴小姐来了，我们不在这儿就在水阁那边。”

“晓得，”绮霞敏捷地答应一句，就转身走了。

琴望着绮霞的短小玲珑的身子在弯曲的石桥上移动，顺口赞了一句：“这个丫头倒还聪明。”

“她也认得几个字。”

妈倒还欢喜她，”淑华接着说。

“不过她不及鸣凤，”淑英无意间淡淡地说出了这句话，她想咽住它却来不及了。

鸣凤也是淑华房中的婢女，因为不愿意到冯家去做冯乐山的姨太太，一年前就投在这个湖里自杀了的。

她跟这几位小姐性情很投合，琴和淑英尤其喜欢她。

“鸣凤，你为什么还提她？”

……”琴忽然变了脸色，瞅了淑英一眼，说了一句话就接不下去。

她把两道秀眉微微蹙着，埋下头去看水，水面上映出来她的面庞，但是有些模糊了。

“妈为了鸣凤的事情常常难过。”

她很失悔。

她常常对我们说待佣人要宽厚一点。

绮霞又只是在这儿寄饭的，所以她的运气比鸣凤好，她在这儿倒没吃什么苦。

可怜鸣凤，她在这儿过的大半是苦日子，我也没有好好待过她，……”淑华伤感地说，后来她的眼圈一红，就住了口，独自离开窗户，走到方桌旁边，抓了一把瓜子，捏在手里，慢慢地放在嘴边嗑着。

“鸣凤虽是丫头，她倒比我们强。”

看不出她倒是个烈性的女子。

”淑英轻轻地叹息一声，然后像发泄什么似地带着赞叹的调子说了上面的话。

她那心上的缺口又开始在发痛了。

她仿佛看见“过去”带着炫目的光彩在她的眼前飞过，她的面前就只剩下一片阴暗。

“二妹，”琴听见她的叹声，就抬起头掉过脸看她，伸出手去挽她的颈项，柔声唤道。

她含糊地应了一声“嗯”。

琴继续关切地问道：“你好好地为何叹气？”

有什么心事？”

”“没有什么，”淑英不觉一怔，静了半晌，才摆摆头低声答道。

“我不过想到将来。”

我觉得就像鸣凤那样死了也好。”

”她越想越伤感，忍不住迸出了两三滴眼泪。

琴因淑英的这番话想到许多事情，也有些感触。

她踌躇一下，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

淑贞畏惧似地偎着琴，睁大她的细眼睛轮流地看琴和淑英，好像害怕谁来把这两个姐姐给她抢走似的。

她不大了解她们的心理，但是这伤感的气氛却把她吓倒了。

亭子里很静，只有淑华嗑瓜子的声音。

<<春>>

琴心上的波涛渐渐地平静下去。

她勉强打起笑容扳过淑英的身子晒笑地对淑英说：“你为何说这种丧气话？

你今年还只有十七岁！

”淑华趁这时候插嘴进来说：“先前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怎么这一阵子就全阴沉起来了？

四妹，你不要学她们。

你过来吃东西，你给琴姐抓把松子过去。

”淑贞把头一扭，嘟着嘴说：“你抓过来罢。

又没有几步路。

”“你好懒！

”淑华笑道，她就抓了一把松子站起来，她的悲哀已经消散尽了。

“我自己来。

二妹，我们过去，”琴连忙说道。

她就挽着淑英的膀子走到方桌旁边。

淑贞也跟着走了过来。

琴第一个坐下去，顺便拿了两块米花糖放在淑贞面前。

淑贞对她一笑，就和淑英、淑华一起坐了，四个人正好坐了四方。

琴吃了几粒松子，喝了两口茶，就诉苦般地说：“我不来，你们抱怨我，说我忘记了你们。

我来了，大家聚在一起，我满心想痛痛快快地玩一阵。

谁知道你们都板起面孔不理我了，各自长吁短叹的。

等一会儿我走了，你们又会怪我了。

做人真不容易，我以后索性不来了。

”“琴姐，真的吗？

”淑贞吃惊地望着琴，连忙问道。

“四丫头真是痴孩子。

琴姐在骗我们。

你想她丢得开二哥吗！

”淑华抢着回答道。

琴红着脸啐了淑华一口，正要说话，却被淑贞阻止了。

淑贞忽然带了惊惧的表情侧耳倾听外面的声音，一边说：“听，什么声音？

”那是尖锐的吹哨声，像是从梅林里送出来的，而且渐渐地逼近了。

“二哥来了，”淑英安静地说。

“对，是他。

”淑华做一个鬼脸，自语道：“幸好我们没有骂他。

真是说起曹操，曹操就到。

”她刚刚把话说完，就看见她的二哥觉民和大哥觉新从梅林里出来，走上了石桥。

觉民手里捏着一管笛，觉新拿了一支洞箫。

“大哥，”淑贞马上站起来，高兴地叫了一声。

琴也起身往外面走去，立在亭子门口等他们。

他们走过来跟她打了招呼。

觉新看见淑英，便诧异地问：“怎么，你在这儿？

听说你不舒服，好了吗？

”众人听见这句意外的话，都惊讶地望着淑英。

“那是我在扯谎，”淑英噗嗤笑了一声，然后说。

“你晓得我不高兴打麻将。

我要不扯谎，就会给她们生拉活扯地拖去打牌。

那才没有意思！

倩儿来请过你吗？

<<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倒聪明，”觉新笑道，他的憔悴的面容也因了这一笑而开展了。

“我刚刚回来，给四婶送东西去，见到王太亲母。

她们已经打起来了。

大妈、五婶都在那儿打，所以我逃掉了。

……趁着琴妹在这儿，今晚上又有月亮，我们难得有这样聚会。

我们好好地玩一下。

今晚上就算我来作东。

“我看还是劈兰罢，这样更有趣味，”淑华眉飞色舞地抢着说。

“好，我赞成劈兰，”琴难得看见觉新有这样的兴致，心里也高兴，就接口说。

“顶多的出一块钱。

四妹人小，不算她。

“好极了，我第一个赞成！”

“觉民在旁边拍手叫起来。

“也好，我有笔有纸，”觉新看见大家都这样主张，也就没有异议，便从怀里摸出一管自来水笔和一本记事册，从记事册里撕下一页纸，一面把眼光在众人的脸上一扫，问道：“哪个来画？”

“我来，”淑华一口答应下来，就伸手接了纸笔，嚷着：“你们都掉转身子，不许偷看。”

她埋头在纸上画了一会儿，画好了用手蒙住下半截，叫众人来挑。

结果是觉新挑到了“白吃”。

“不行，大哥又占了便宜。

我们重来过！”

“淑华不肯承认，笑着嚷了起来。

“没有这种事情，这回又不是我舞弊，”觉新带笑地反驳道。

“三妹，就饶了他这回罢。

时间不早了，也应该早些去准备才是，”淑英调解道。

“二姐，你总爱做好人。

”淑华抱怨地说。

她又想出了新的主意：“那么就让他出去叫人办，钱由他一个人先垫出来。”

“好，这倒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就去。

垫出钱难道还怕你们赖账不肯还！”

“觉新爽快地答应下来。

“我去叫何嫂做菜，等一会儿在水阁里吃。

”说罢，他不等别人发表意见，就兴致勃勃地走出了亭子。

“自从嫂嫂死了以后，大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淑英指着觉新的背影，低声对琴说。

“所以我们应该陪他痛快地玩一天，”觉民在旁边助兴地接了一句。

“而且像这样的聚会，以后恐怕也难再有了，”淑英说，声音依旧很低，却带了一点凄凉的味道。

琴诧异地看了她一眼，用责怪的口气与柔和的声音对她说：“你今天为何总说扫兴的话？”

我们都在一个城里，要聚会也并不难。

”淑英也觉得不应该说那样的话，就低下头不作声了。

她让琴跟觉民谈话，自己却拿了觉新先前带来的洞箫，走到窗前，倚着栏杆对着开始张开夜幕的水面吹起了《悲秋》的调子。

水面平静得连一点波纹也看不见，桥亭的影子已经模糊了。

箫声像被咽住的哀泣轻轻地掠过水面，缓缓地跟着水转了弯流到远处去了。

夜色愈过愈浓，亭子里显得阴暗起来。

水上淡淡地现出一点月光。

“三姐，点灯罢，”淑贞害怕地央求淑华道。

<<春>>

淑华正在听琴讲话，就顺手推觉民的膀子说：“二哥，你去点罢。

”觉民并不推辞，便走到右面角上一张条桌前面，拿过两盏明角灯，取下罩子，又从抽屉里取出火柴，擦燃了，去点灯架上的蜡烛，把两盏灯都点燃了。

他一只手拿一盏，把它们放在大理石方桌上。

烛光就在屋里摇晃起来。

他忽然注意到淑英还独自倚着栏杆吹箫，就拿起那管笛子，走到她背后，轻轻地拍一下她的肩头，说：“二妹，你不是不爱吹箫吗？”

”淑英一面吹箫，一面掉过头抬起眼睛看他。

他把笛子向她递过去，一边说：“箫声太凄凉，你还是吹笛子罢。

”淑英放下一只手，把箫一横，却不去接笛子，只略略摇摇头，低声说：“我现在倒喜欢吹箫。

”“你变得多了，”觉民借着明角灯的烛光把淑英的一对清明的凤眼看了半晌，感动地说了这句话。

淑英淡淡地一笑，埋下眼睛，若无其事地答道：“我自己倒不觉得。

”“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这大半年来你的确变多了，”觉民充满了友爱关心地说。

淑英迟疑了一下才低声答道：“也许是的，不过这不要紧。

”觉民还没有开口，琴就在他背后接口说道：“你不能说不要紧。

”琴马上走到淑英身边，抓起她的一只手来紧紧地握着，用同情的眼光看她，然后鼓舞地说：“二妹，你是聪明人，你不要焦心你的前途，你跟大表哥不同。

”“大哥这一年来瘦得多了，”淑英不回答琴的话，却伤感地自语道。

“那是自然的事情。

但是你跟他不同，”觉民声音坚定地安慰她。

淑英感激地看了觉民一眼，又掉过脸去看琴。

她微微地点头，轻声地接连说：“我晓得，我晓得。

”过后就开颜一笑，提高声音说：“不要谈这些事情了。

二哥，你把笛子拿给琴姐吹。

我吹箫。

你和三妹、四妹来唱歌。

”“好，那么就唱《苏武牧羊》，”淑华抢着说了。

<<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